

Reader's Digest

讀者文摘

■ 精 ■ 華 ■ 本 ■

再 回 首 文 丛

人间传奇

炸弹姻缘 · 巨石下死里逃生 · 潜水员出事了 · 赤手搏烈火

救命长跑 · 生死几秒钟 · 登山手遇险 · 赌城款车劫案

枪手临门

撷英集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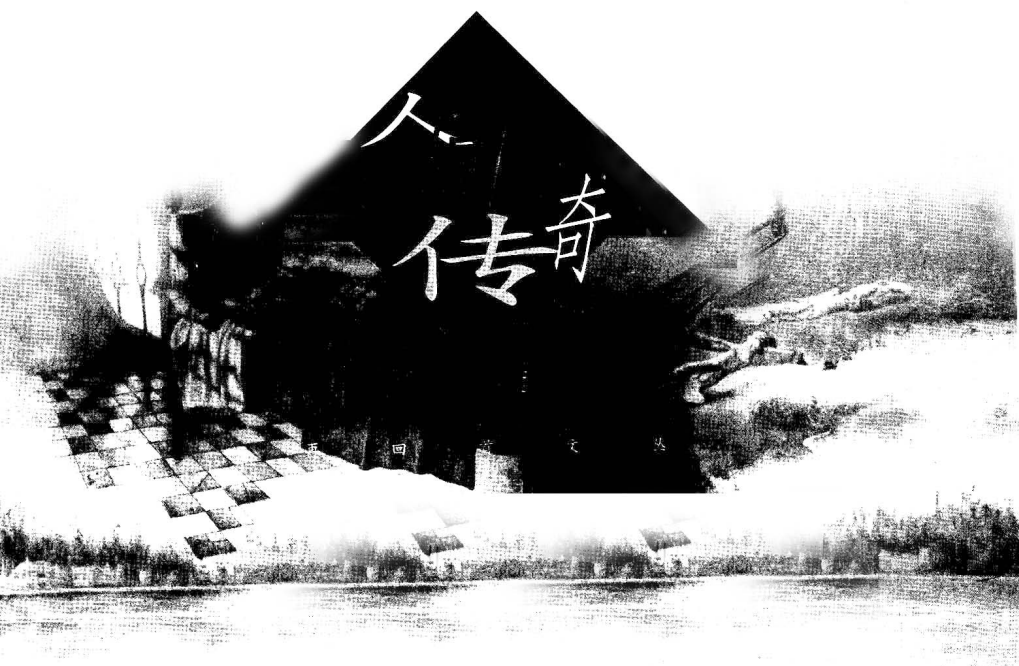
历久弥新

风格隽逸

Reader's Digest

讀者文摘

■ 精 ■ 華 ■ 本 ■



迎秋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德茂

封面设计：钟 嵘

读者文摘精华本

人 间 传 奇

主 编：迎 秋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乌鲁木齐胜利路 100 号)

经 销：新华书店总经销

印 刷：上海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版 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印 数：1—3000 册

字 数：2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5371-2063-3/I·687 全套(1—10)

定 价：18.00 元

歹徒已指明第一个下毒手的对象，
随时都可能开枪

教室伏魔记

上午九点钟，杰森·麦坎纳尼在奥尔班尼市纽约州立大学大讲堂里就座，准备上希腊史课。这位十九岁、身高一米八九的二年级学生人缘颇佳，打算将来从业律师。在他四周，三十四位同学先后坐好，无声的讲堂一时语声嘈杂。

麦坎纳尼向邻座下巴高个子的一年级学生汤姆·亚历山大点头招呼。亚历山大十八岁，希望日后在中学教英文，当教练，二十六岁，很瘦，主修历史。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读书用功，时常发问。

汉斯·波尔山德教授宣布上课，那天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他刚一开讲便住了口，望向这十八米长的讲堂后端，问道：“你是来上课的吗？”

这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岁，身材魁梧，站在双扇门边，身穿黑色军装式大衣，头发蓬乱，面色阴沉。他从行李袋抽出一枝步枪，大声说：“我要宣布一件事，你们现在全是人质。”

想当教练的亚历山大感到头皮发麻。他猎过鹿，认得这陌生人的武器是点二七口径雷鸣顿半自动步枪，能装五



发子弹。在近距离，一枪可以将人轰碎。

“所有的人都到那边去。”枪手粗暴地说，并用枪指向他左边的墙壁。他走到右边靠墙的一张桌旁，脱掉外套，露出迷彩短外套和长裤。腰带上挂着有鞘的刀。他咆哮：“走！”

受惊的学生都站起来，紧张地挤在墙边。

枪手转向教授：“我要你去和传播媒体、总统以及国会联络。”

波尔山德跑出门外，到附近的一个办公室打电话给校警。

“有个持枪的人进了第五教学中心。”他说。几分钟后，市警和州警便已在路上了。

枪手背对右墙站着，离学生大约十米。他把枪靠在桌边，点起一枝纸烟。“我是个实验出了乱子的受害者。”他说，喷出一口烟，随即态度突变，抓起枪来喝道：“不过我不想谈那件事。”

“这家伙疯了！”康诺斯心想。

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枪手沿着一排空座位走来走去，枪贴在胯旁，学法律的麦坎纳尼听到他每走一步，子弹便在他衣袋中碰撞发出令人心寒的响声。他低声问身旁同学：“你想不想扑倒这家伙？”

同学回答：“等一等，先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把那扇门用东西顶住！”枪手用枪指着讲堂前端吩咐。在前端，两个墙角各有一道双扇门，通往一条行人通道。几个学生搬动桌椅顶门，又用消防水管系住门闩。然后康诺斯想起这些门是向外开的，大声喊道：“喂，老兄，你知道这些门是往外开的吧。”他深恐外面有人用力拉门，惊动枪手

引发流血事件。

枪手看了看与他年龄相仿的康诺斯，安静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他命令众人到讲堂前面，坐在三米半宽的投影幕下方。大多数人盘腿坐在棕色的磁砖地上。

康诺斯注意到枪手情绪不定，态度好的时候几乎可说是友善。他心想：“我能不能利用那样的时候使他冷静下来？”他的坐处距枪手不过数步。他说：“喂，老兄，可以给我一枝烟吗？”

枪手眯着眼睛打量了康诺斯一会。“好。”说着向康诺斯抛出一枝烟。“只此一枝！”

康诺斯站起身来拾烟，看了看二人之间两米的距离，心想：“现在不行。”又随口问道：“他们对你怎么回事？”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从我头上那块软的地方，将一个电脑芯片植入我的脑内。它控制我一切思想和行动。”

康诺斯觉得自己双膝发软，心想：这个人根本精神错乱！

突然，有个男声从投影幕后来：“喂，你们那里听得到吗？”

学生群中发出一阵如释重负的叹息。当时是上午十点钟——波劫持已五十分钟了。这声音来自不透明的投影幕后方的储藏室。“你需要一个麦克风。”康诺斯告诉枪手，并很快来到讲台，取来一个拖着长电线的麦克风，放在枪手的桌上。

“你要什么？”扩音器传出声音。

“由我发问！”枪手对着麦克风叫道，“我要新闻媒体和校长到这儿来。我要州长、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到这





儿来。我要克林顿到这儿来。”

“好，我来试试看。我叫克文，你呢？”

“你自己去查！”枪手咆哮着，摔下麦克风，步枪握得更紧，手指按在扳机上，举枪对着天花板，向学生怒目而视：“你们要我开枪吗？”

“不要！不要！”学生惊恐地叫着。

康诺斯走近一步说：“上面是钢筋混凝土。如果你开枪，跳弹乱飞，可能会打中你。”

“说得也是。”那人把枪口放低，蹲在学生前方的一张桌子上，枪口对着投影幕，轰隆一声。学生惊叫着，讲堂里尽是火药味，天花板震落的灰尘四处飞散。

在投影幕背后光线昏暗的储藏室中，两名州警高级探员——克文·谢佛瑞和詹姆士·贺顿——听到巨响，看到幕上出现一个二厘米半的弹孔，混凝土碎片在室内乱溅。两人都缩在墙角寻求掩护。

“这是猎猛兽的枪，”贺顿低声说，“我们的防弹背心挡不住这种子弹。”

谢佛瑞轻声对无线电话说，突击不可行，因为抓不准枪手的准确位置。

那狂汉从地上捡起退出的弹壳，扔在瑟缩的学生面前。“我有的是子弹。”他得意地笑道，把枪靠在桌边，拿出四盒子弹，慢慢地点数，又一个个竖在桌上，像一系列玩具飞弹。然后他从腰带上抽刀出鞘——一柄十三厘米长的猎刀，缓慢地在空中画弧形。他嘲弄着说：“这把刀非常非常快。”一面用手指沿着刀刃轻轻滑过。

过了一会儿，枪手把猎刀插回鞘内，枪仍倚在桌边，开

始踱起步来。有几次他距枪远达三米。麦坎纳尼觉得可以在那人拿到枪之前把他扑倒。“我有把握制伏他。”他对身旁的同学悄悄地说。

麦坎纳尼从坐处慢慢缩回双腿，准备纵身飞扑，接着又停了下来轻声说：“我不知道他衣袋里会不会还有枪。”

那莽汉似乎感觉到不对劲，拿起步枪指着麦坎纳尼的头，大声叫道：“把腿伸到前面来，我知道你们谁要做好汉。”他狠狠地瞧着麦坎纳尼。“想要做英雄，我就要你脑袋开花，你第一个先完蛋！”

麦坎纳尼感到冷汗流下后背，想到父母兄弟。他本该下课后回家和祖母一起午餐。“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心想。

暴徒又转身狠狠地瞧着讲堂里唯一的黑人达克瑞·辛普森，他二十一岁，身高一米九〇，体重一百一十八公斤，是橄榄球队的擒抱手。枪手目露凶光对辛普森说：“你会是第二个。”

他也不喜欢辛普森和麦坎纳尼坐在一起。“你，坐到那边去。”他命令麦坎纳尼，“不要乱动，我的脾气不好！”

他又拿起麦克风，皱着眉头看向投影幕。“怎么样了？”他大声问道。

“不要再开枪，”克文从幕后回话，“我们帮你找来了新闻记者。”

“不要跟我玩心理战！”暴徒大声说，“把我要的给我，否则我就开枪杀学生。”两个女生闻言哭了起来。

“不要哭，”歹徒厉声喝道，“我不杀你们。”接着，他情绪变了。“我一向对女人偏心，”他静静地说，并指着一道双扇



门的门口，命令康诺斯：“把东西清开，我让她们走。要是有人想跑，我会朝他后背开枪。”

康诺斯挪开拦门的桌椅，麦坎纳尼走过去帮忙解开消防水管，把门推开。冷空气涌进讲堂。

两名女生奔向通道时，康诺斯和麦坎纳尼二人眼见自由天地就在五米外。不过，现在就逃很可能引发混乱，后果堪虞。康诺斯把门关上，仍用消防水管把门闩系住。

“嗨，充好汉的，”那人用枪指着麦坎纳尼大声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许乱动，到那边墙角去，要是再动，我就轰掉你的脑袋。”

“遵命。”麦坎纳尼说着穿过人群，走回原处。

枪手来回踱步，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石子。“我没有疯。”他说，目光扫过坐在脚下的学生。他茫然用左手摩弄石子，“你们必须相信我，我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

“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石子？”康诺斯问道。

“是我侄女给我的，她知道我手里摸着石子会自在些。”

说完，他右手拿起麦克风，怒视着投影幕道：“给我送个电视机、轻便马桶、吃的东西和香烟来！”

“那么你是不是放两个学生出来？”谢佛瑞问道。

枪手怒吸一口气道：“先把电视机送来再说。”又转身对学生道：“我要你们全部集中在讲堂中央。”

辛普森坐第四排。另一个穿绿毛衣的大个子学生，坐在辛普森旁边的桌子上。麦坎纳尼坐在他们后面。

“我不要你们三个在一起！”歹徒态度近乎疯狂。“绿毛衣，你到后边去。充好汉的，你到前边去。”

由于学生挤在一起，麦坎纳尼无法沿着墙边走，于是横

过第三排向枪手走去。那人站在中央过道里，手指按在扳机上，两脚分开，麦坎纳尼逐渐走过，那莽汉用枪对着他的胸部。

前面，康诺斯眼看麦坎纳尼与枪口越来越近，感到惊惧万分。三米……两米……

“走！”枪手叫道，“走！”

站在康诺斯身旁靠近讲桌的亚历山大听到血液在脑中轰然作响。他意会到了：“糟糕！那疯子要开枪了！”

麦坎纳尼高举双手，做出投降的姿态。他看见狂汉眼中冒出的怒焰。突然，麦坎纳尼胸中无名火起，脑中响起吼声：受够了，这是生死关头。

在他后面，就那一刹那间，穿绿毛衣的学生跃上桌子，抄到背后枪手要他去的地方。枪手眼角瞥到了这举动，大声喝道：“下来！”

就是现在！麦坎纳尼心里这么想着，从一米半外猛扑那狂徒，对着他喉部用力挥出一拳，感觉到骨节和肌肉的撞击，又双手抓住指向他腹部的枪管，用尽全力向下压。

他听到一声巨响，接着又一声，又一声。麦坎纳尼觉到大腿和腹股沟受到强力的震荡，他死命抓住枪管，枪手竭力后拉。“他这样会把大家都打死的。”他想。

接着，麦坎纳尼看到盛怒的亚历山大奋不顾身地冲来，那狂徒大惊，撒手弃枪后退，转身奔上台阶。

亚历山大抓住了枪手的腰，将他扭过身来。辛普森也到了。他们一同冲向枪手，冲击的劲力把他推撞到台阶的最高一级。枪手从刀鞘中抽出利刃高举，亚历山大和辛普森合力一推，把他推进双扇门内，那把刀脱手飞了出去。康



诺斯由上方向枪手扑下,另有三名学生赶到,枪手不支倒下,面孔朝地,气喘不已。麦坎纳尼把枪抛至一边,随着奔逃的同学跑向讲堂后面的大门。迎面跑过来的是八名执枪在手的警察。

麦坎纳尼急着要找医护人员,跑进相邻的教学中心。“我中枪了!”他向一位学校牧师叫道。在十一点三十分——亦即事发将近两个半小时后,他被紧急送往奥尔班尼医学中心医院。

医生发现一枚枪弹在麦坎纳尼的腹部划了浅浅的伤口。另一枚击掉了他左大腿内侧一大块肉,伤口很深,医生用皮肤移植片将伤口盖住。后来麦坎纳尼又接受了好几次小手术。

直到今天,麦坎纳尼仍很不愿意谈及这场噩梦。“当时我在那个房间里吓得要死。”他说,“到后来我实在受不住了,不知什么东西炸掉我心头的恐惧,于是我做了该做的事。”

康诺斯认为麦坎纳尼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多亏康诺斯、亚力山大和另几个人反应迅速,麦坎纳尼的命才能够保住。“我认为最可贵的是,”康诺斯说,“我们能在危险关头通力合作。”

主修心理学的二十七岁大学生拉尔佛·陶托利契罪名成立,现拘禁在奥尔班尼县监狱。医生断定他的精神状况可以受审。

刚征服北美洲最高峰就祸生肘腋，
性命悬于一线

高山失足

“真‘真过瘾！’”迈可·安哥夫叫道。他搂抱着登山伙伴布莱恩·麦金利，站在阿拉斯加麦金利山海拔六千一百九十三米的顶峰上。这时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星期四傍晚，他们曾经连续攀爬了九小时。

“真痛快！”麦金利在稀薄清新的空气中兴奋地说。他们刚征服了北美洲的最高峰，即使是摄氏零下二十三度的寒风也遏制不了他们内心的喜悦。

两人互相拍照留念。然后安哥夫取出无线电话，打给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家里的妻子菲丝。

“我们正站在麦金利山的顶峰上！”他说。

“好极了！”她很高兴地说，“现在你快回家吧！”

安哥夫请她把消息转告麦金利新婚三个月、住在圣迭戈的妻子潘梅，然后把电话收好。他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七点钟。他从云隙看见太阳仍在南边的天空。他估计，下山九百一十米回到营地大概需要三个小时。他说：“我们应该可以在天黑以前回到营地。”



麦金利做手势叫安哥夫领头，于是安哥夫先起步，身后拖着一根长十五米、连接两人身上背带的红色尼龙登山绳。两小时后，他们抵达迪纳利隘——麦金利山南北两峰之间的覆雪山口。

两人穿过山口，沿麦金利山的西侧继续下山。山径斜度和缓，右边是冰封的陡峭山坡。绑在他们靴底上的尖锐冰爪踩在被风吹成坚实的积雪上，嘎吱嘎吱作响。要是不小心失足了，他们也许要滑落好几百米才能够停下来，安哥夫紧握住一米长冰镐的柄，准备随时把镐尖插进雪里阻止自己滑倒。

安哥夫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沙哑的喊叫：“停住！”他转身一看，登时吓呆了。麦金利正从结冰的山坡向下滑去，安哥夫猝不及防，只感觉到二人之间那根登山绳突然绷紧，把他拉跌。他背部撞在山坡上，身体飞快下滑。安哥夫使劲挥舞冰镐凿向山坡，但坡面上的积雪坚硬如石，镐尖插不进去。

安哥夫头向下地飞快滑下山坡，他闭起双眼以抵御扑面而来的寒风。他不觉得惊慌，只是对这样的结局非常惊愕。他心里想：“太难到了！我们死定了！”

他的后背砰的一声撞在山坡上。他听到背后的搭扣落在冰上发出吱吱声。然后他眼前发黑，昏了过去。

三十一岁的海军上尉迈可·安哥夫和三十七岁的海军少校布莱恩·麦金利都喜欢户外活动，二人从相识那天起就成了好朋友。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当时两人都是加州蒙特雷市海军研究院的学生。安哥夫身材瘦长结实、黑头发，在华盛顿州长大，十八岁开始爱上登山。他对朋友

说：“登山的乐趣，在于能到达极难到达的地方。”麦金利来自马里兰州陶森市，热爱徒步长途旅行和攀岩，后来也爱上了登山。

他们二人结伴攀登过雷尼尔山，也曾两度征服惠特尼山。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他们从海军研究院毕业之后，二人便天各一方——安哥夫被分配到关岛，麦金利驻在佛罗里达州。这趟阿拉斯加之旅是他们别后初次再结伴登山。安哥夫一提议攀登麦金利山的顶峰，他的朋友立刻就同意了。麦金利还特别指出：“何况那山跟我同名呢。”

他们在洛杉矶会合，然后前往基地营，随即开始为期十五天的攀登。到了第二个星期，有两个人跟他们结队同行：二十六岁的罗德里克·汉考克和二十八岁的黛博拉·罗伯逊。五月二日，四人在一处起伏不平的积雪和石头、海拔五千二百四十米的台地扎营。他们计划两天后就展开最后的冲刺，攀登麦金利山的顶峰南峰。

汉考克和罗伯逊先到达山顶。他们下山的时候才走了十五分钟就碰到还在往上爬的安哥夫和麦金利。“我们成功了！”罗伯逊大声说，“我们在基地营等你们。”

安哥夫慢慢清醒过来。“我还活着！”他喜出望外，“我没有死！”

他感到身体在轻微晃动，这才发现自己正横着悬在一个裂隙里，面向上，由背带吊着。在他的下面是浅蓝色的冰，以及漆黑的深壑。

他看见正上方七米左右有阳光。他又看到有双手套搁在裂隙的边上，这才发觉自己的右手裸露，已经冰僵。他发觉冰镐也不见了。



登山绳沿着裂隙的中央往上伸，伸到上方裂隙边缘以外。安哥夫心想：“我还跟布莱恩连接着。”他的朋友一定是被什么卡住了。

安哥夫拉着登山绳调整了身体的位置。“布莱恩！你没事吧？”他喊道。他竖耳谛听。什么也没听见。“一定是昏过去了。”安哥夫心想。

安哥夫认为自己可以抓着登山绳慢慢攀缘上去。但是他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心想：“要是把布莱恩卡住的是块松动的石头，我这样做可能把他也拉了下来。”他借助冰壁上的裂口，先找抓手的地方，再找立脚之点，慢慢往上爬。

爬到第四步时，他左靴的冰爪脱落，掉到下面深壑去了。光着的右手指头渐渐变成灰白，冰伤开始了。安哥夫把脚踢进冰壁上一个小缝，继续往上爬。二十分钟后，他终于爬上了裂隙的边缘，他捡起那双手套戴在右手上，然后把右手伸入衣内，紧贴着肚子取暖。

在他前面，登山绳蜿蜒伸展，最后消失在一道雪脊后面。安哥夫循着登山绳小心翼翼地在冰上往前走。在雪脊另一边一米左右处，麦金利贴着一个冰塔躺在那里，身体像个胎儿般蜷成一团。“布莱恩，”安哥夫叫道，“我来帮你爬上去！”

安哥夫跪在麦金利旁边，把麦金利的上身扶起到半坐半靠。他听到麦金利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喘息声。安哥夫有生以来从未亲眼看着任何人去世，但他知道刚才听到了他朋友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伸手去摸麦金利的手腕。没有脉搏了。

安哥夫忍不住啜泣起来。他感到歉疚而孤寂。他紧抱住他的朋友，喃喃说：“布莱恩。”然后又在心里说：“我实在对不起你！都是我不好，提议要来攀这座山！”他忽然觉得四周空气中有什么存在——朋友的灵魂似乎正在离开躯体。安哥夫觉得身旁好像真有个灵魂存在，他很想伸出手去摸摸它。

全身抖颤使他回到了现实。太阳已经下山，寒冷砭骨。“别再想了！”他对自己说，“你独自下山吧。”

安哥夫环顾四周，看见下面约八百米处有个高耸的雪堆。他知道他们的基地就在那雪堆的下方。

他突然想起了他的无线电话。他按键拨了在东南方六十五公里塔尔基特纳国家公园管理站的电话号码，可是显示屏上现出了“电话不通”几字。安哥夫知道，一定是高山挡住了电讯的传输。

他暗忖：“我是否应该设法回基地营去呢？”由于冰镐已失，左脚的冰爪也掉了，安哥夫担心自己无法走下冰坡。他心想：“留在此地过夜，希望明天早上有人来救我，行吗？行不通的。这里这么冷，我要是不继续走动，一定冻死的。”

近午夜时，罗德里克·汉考克去查看安哥夫和麦金利存放装备的那个赭色帐棚。里面没有人。

黛博拉·罗伯逊正在附近的帐棚里休息，汉考克走进帐棚，对她说：“他们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坠崖了——没有别的解释。”

然后，他朝着雪原上一个小丘走去。他把手电筒对准



迪纳利隘照射，大声喊叫：“迈可！布莱恩！”没有回应。

“没有他们的踪迹，”他对罗伯逊说，“他们要是受了重伤，很可能熬不过这一夜，会冻死。”

罗伯逊知道她的朋友说得对。汉考克在俄勒冈州长大，有多年登山经验。他们两人是五年前在西雅图读大学时认识的。罗伯逊和汉考克都喜欢探险，攀登过美国和南美洲许多高山。

汉考克在昏暗的帐棚里望着罗伯逊，感到进退两难。罗伯逊在下山途中曾经恶心想吐，而且太疲惫了，不能陪他去找那两个失踪的人。然而，要是他在黑暗中单独行动，没有同伴呼应，他可能有生命危险。何况罗伯逊身体不舒服，他不能让她独自一个人留下。那两个人可能已经丧生，汉考克不想自己和罗伯逊也送命。“黛博拉，我们明天早上再去搜寻，”他说，“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安哥夫仔细察看四周，看到冰坡高处的雪上有件黑色物体，看来像是麦金利的冰镐。他于是解开背带上的登山绳，将脚尖踏进冰坡，一步一步往上爬。他终于爬到了那把黑柄冰镐那里，把它从雪里拔了出来。他感到筋疲力竭。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他把冰镐尖插入滑溜的冰坡，开始吃力地下山。他每走一步，都得把冰镐拔出，再牢牢插入另一位置。他口渴得要命，可是水已喝光了。那段八百米的路似乎无穷无尽。

安哥夫摒弃一切杂念，一步一步下山，在心里有节奏地喊道：“抬脚……抬脚……抬脚！”